

特区少女

田青 著

作家出版社

特区少妇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区少妇/田青 著

北京:作家出版社 2006.1

ISBN 7-5063-1785-0

I.特… II.田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124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66162 号

书 名	特区少妇
作 者	田青 著
出 版 社	作家出版社
发 行 地 址	作家出版社 发行部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周坤
封面设计	陈约峰
印 刷	中山大学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	120 千字
印 张	6.2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二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00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63-1785-0/I.1773
定 价	24.80 元

(一)

明月悄悄地隐去，青山雾罩，农舍朦胧，万物舒展着腰肢，东方渐渐地显出一片鱼肚白，青山廓外，三几间农舍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。

朦胧的三合村里走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。姑娘纤腰美体，长得高挑而清秀，憔悴的脸庞满挂着泪痕，穿着残衣破裤，修长的玉腿裸露在外，显得更加可怜而悲伤。她用双手击拍着高凸的胸乳，狂嚎地扑上堤岸，回头望望村子，见无人赶来，便往江中一跃，只见水花不见人，滔滔江水东流去……

投江的姑娘名叫杜红莲，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孤儿，芳龄二十岁，如花似月的年华，她为何投江自尽？

讲起杜红莲，方圆八里的人无不为她流泪。杜红莲刚出娘胎时，妈妈就咽了气。

杜红莲的爸爸叫杜辉，土改时他家被评为富农。杜辉从小跟着三叔在城里读书。大学那年适逢“反右”运动，他向学校领导提了意见，招来一夜横祸，被打成右派分子，遣送回家劳动改造。要知道那个年人，像杜辉这样的人，家是富农，身处“右派”，不成人便成鬼。他日间下田劳动，夜里蜷缩在黑咕隆冬的土屋子里，不是怕豺狼，而是怕狗叫，狗一叫，民兵到。民兵来了就拉他去批斗。

一个漆黑的深夜，杜辉给斗得死去活来，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家。吃的是草根，睡的是潮湿的猪窝，患着风湿病，像根干柴儿，加上拳打脚踢，走着走着，便倒在路上，再出爬不动了。

此刻，一个黑影摸着走来。杜辉听了脚步声，惊恐万状地欲立起来，脚红肿，浑身钻心的痛，哪能直得起腰杆，“哧”的一声又扑倒在地。

“辉哥呀！你不能死呀！”黑影扑在杜辉身旁哭唤着。

黑影是村里的地主妹，她名叫钏晓华，芳龄十八，长得娇小玲珑，眉清目秀，很惹人爱。可惜她长在地主家庭，已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却无人敢问津。

杜辉回到村里，钏晓华就暗恋上他，千方百计靠管他，然而，杜辉动远远避开。她只好暗暗地流泪。同是一根藤上的苦瓜，他怕加重她的罪孽，不敢接近她。今晚钟晓华被拉去陪斗，她看着杜辉被打得口血横流，心滴着血，胸如针刺，几次晕倒在地。

她站起想去护住杜辉，不，这只能加重他的痛苦。钟晓华想着，像根木柱似地低眉撇目地斜视着杜辉饮泣。

斗争会结束了。

杜辉拖着沉痛的身躯回家去，钟晓华暗暗地跟在后面走着。

昏沉沉的杜辉听见有人叫他，睁眼一看是村里的地主妹钟晓华，浑身颤栗着说：“你这个地主妹，你不要加罪于我，你快给我走开。”杜辉推着钟晓华，说罢又倒下了去。

南方的六月孩儿脸，天气说变就变，黑沉沉的大地宛如大石压住了心头，热得人喘不气。刹那间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，天崩地裂，山洪奔泻着。路成了一片汪洋。杜辉给洪水淹了半截身子，钟晓华紧紧地把他抱住，两人给洪水推搡着往山下滚动，钟晓华死死抓住路边的草。

大雨过后，巡逻的民兵来了。钟晓华抱住奄奄一息的杜辉坐在路旁流泪，她一看民兵，要头不要屁股地用全身护住杜辉。

民兵邱强上前一看来，见是地主妹抱住个右派分子，提脚狠狠地踢去，怒道：“地主妹和右派分子混在一起，那还了得，我要把他们再拉回民兵部去批斗。”

“邱强同志，我们不能把死老虎当活的打了。你看他们都死去了，不要搞脏我们的手脚。我们的任务是去抓美蒋特务的，前面有敌情，前进。”后面跟上来一人说。

此人年近三十，高瘦个儿，他是驻村工作队队员张玉昆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大会小会都由他作记录。

“张同志，那个女的还活着。”邱强说。

“这条泥鳅翻不了大浪，我们抓特务去。”张玉昆说罢便往前走。

邱强跟在张玉昆后面嗔怪道：张玉昆作为一个国家干部，立场不穩，敌我不分，国家让这些人掌权，地富反坏右分子还不翻天？回去向工作队长汇报，让他回家吃老米去。

张玉昆他们走后，钟晓华慢慢抬头起来骂道：“真无人道，人家是从城里回来的读书人，你们是人，他也是人，何必对他那么残暴。辉哥呀！你何日才会有出头之日啊！”

杜辉苏醒了，看见钟晓华抱着自己，他挣扎着说：“晓华，有你在就没有我在，你走开吧。”

“辉哥，你是孤身一人，身体又给他们摧残得这么惨重，正要人照顾，我不能离开你。”钟晓华含着泪说。

“晓华，我会料理自己的。为了我俩都能够生存下去，请你离开我吧。”杜辉说罢又有气无力地倒了下去。

“辉哥呀！你不能死，你要活着看这个世界呀！”钟晓华哭着说。

山那边一阵狼嚎虎啸，钟晓华吓得把杜辉抱得更紧，浑身颤栗着。

真的狼来了，一条两条，三条四条，一齐向钟晓华走来。钟晓华抱住杜辉欲起，一个弱女子哪能搬得动六尺男子汉呀！她搬呀搬，“扑”的一声又倒在泥水里。狼群听见水声扑上来，它们看见披头散发的钟晓华，以为怪物，驻足不前。虎视眈眈的一群狼眼放出绿光，钟晓华一看更为可怕，又目紧闭着。藏呀不得，躲也不是。杜辉又醒了过来。举目一看，给几条恶狼围住，看见钟晓华在打战，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“呼”的一声坐起。搬起路旁一块大石掷去，又拾起一根木棒左右挥打，把狼群吓跑了，杜辉接着又倒下去。

“辉哥！我怕呀！”钟晓华顺势扑在杜辉怀里。

“不要怕不要怕。”杜辉伸出左手抚摸钟晓华的脸颊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辉哥，狼还在深山里，我背你回去。”钟晓华说

“晓华你太可爱了，我怕害了你，不敢同你接近，民兵看见了，又会斗我俩的。我死了无所谓，你不能死在他们手里，你走开吧。”杜辉说。

“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。来，我背你。”钟晓华扶住杜辉站起。

钟晓华抱住杜辉，宛如蚂蚁啃骨头，抱呀抱不动。叫杜辉坐在路旁一块大石上，杜辉腰给民兵打断，坐也坐不稳；叫杜辉用双手搭住她的肩膀，扶起就走。俩人走下山坡，给一块大石绊着，双双倒了下去。

杜辉惨叫一声昏迷不醒了。

天蒙蒙亮，蔡大嫂出门去河边挑水，她听见惨叫声，丢下水桶往山边的路上跑去，看见杜辉的惨状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“蔡大嫂，他死得好惨呀！”钟晓华立起抱住蔡大嫂哭开了。

蔡大嫂弯腰摸摸杜辉的额角，又按按他的脉搏，抱起杜辉说：“快，把他背回我家去。”

蔡大嫂背起杜辉往前走，钟晓华托着杜辉的屁股紧相跟。

蔡大嫂是个爱打抱不平的大脚女人，她天不怕地不怕，背着杜辉穿街过巷，直往自己的家里跑，吓得鸡飞狗跳，惊得孩儿抱住妈妈叫。

当蔡大嫂待进人家门时，她的丈夫钟保财堵住门口惊慌失措地嚷着：“老婆呀！自从李宏亮带着县里的工作队进村后，把阶级斗争搞得风风火火，地、富、反、右分子见了那个李宏亮队长都怕得要命，你怎能把一个阶级敌人背回家里来，我们还能活吗？”

“敌人，敌人，你敌我也敌，人造的阶级，哪来这么多敌人？如果杜辉是你的肉心肝又怎办？”蔡大嫂厉声道。

这样的年代，儿子不认老子，老婆抛弃老公，哪来的人情味？杜辉是个右派兼富农，你把他背回家里来，我们背上黑锅，永世不得翻身！明儿才三岁，你要给他前途呀！快快快，趁工作队还没起床，快把他抛到野外去。钟保财推着蔡大嫂急促地说。

我这个大脚女人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还怕那几个工作队？让开！”蔡大嫂大声喝道，耸肩一撞，把钟保财撇在一旁，背着杜辉直入家

门。

钟保财见妻子把杜辉背进家里，又见地主妹钟晓华跟了进去，他吓倒在地，呼哧呼哧的喘着气。他患有心脏病。

蔡大嫂把杜辉安放在床上，回头一看丈夫倒在地上，走来急急把他抱起。

“夫呀！你是人，杜辉也是人，你何必这么惊恐呀？”蔡大嫂抱起唾沫横流的丈夫说。

“的达的达”，民兵荷枪赶来了。

“蔡大嫂，你把右派分子杜辉藏到哪里去了？邱强手持枪杆狠道。”

“我的丈夫已经死去了，天呀！我们怎能活哪！”蔡大嫂悲哭开来。

民兵们见蔡大嫂抱住她那死去的丈夫悲哭着，他们怕惹来横祸，有的偷偷溜开去。

“蔡大嫂，我们以为你抱的是杜辉，误会误会，请蔡大嫂原谅。我们走。”邱强说罢领着民兵走了。

蔡大嫂把丈夫放在正堂的安乐椅上，轻声呼唤他的名字，给他抚腰，给他摩背，额上摸一摸，脉上按一按。钟保财经蔡大嫂的经心护理，悠悠地呼着气。蔡大嫂见丈夫活过来了，轻轻地给他盖上被子，才过隔壁去护理杜辉。杜辉遍体鳞伤，发出沉雷般的呻吟。

钟晓华守住杜辉饮泣。蔡大嫂一看，急促地拿来跌打刀伤药酒，给杜辉唱一下小杯，然后轻轻地给他擦腰抚背。

“阿辉，民兵还在门外，忍着才有好日子过。”蔡大嫂轻声道。

杜辉在蔡大嫂的细心护理下，伤势稳定下来，慢慢地进入梦乡。

“年轻轻的，懂人情又有知识，无父无母，真是可怜。”蔡大嫂望着沉沉入睡的杜辉叹息道。

(二)

夜，阴森森，黑沉沉。

蔡大嫂摸着黑把杜辉送回他土屋里，嘱咐钟晓华好好照顾他才离去。当蔡大嫂回到家里一看，丈夫死去了，三岁的儿子钟百明抱住爸爸哭叫。蔡大嫂“哇”的一声扑在丈夫身上呼唤。

“老公啊！你不等我回来说一声，你就这样无情地丢开我们母子俩，天呀！我俩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！”蔡大嫂大嫂悲地呼号。

蔡大嫂的哭叫声招来左邻右舍，张大娘忙着给钟保财穿衣更裤，李大婶给死者着鞋洗脸，她们劝慰着蔡大嫂守灵到天亮。

土屋那边，杜辉坐也不稳，立也不着，血迹斑斑，浑身臭气。钟晓华给他脱衣，为他洗澡。

“晓华，你真是个好姑娘，我不敢接近你，因为我俩都是一根藤上结的苦瓜，我怕牵累你。你回家吧，我会料理自己的。乘黑夜无人，才以安全回去。”杜辉吃力地说。

“村上无人看得起我，辉哥，你是有文化的人，都嫌我水平低。连你也这样对我，不如死了算啦。”钟晓华哭着说罢便往外走。

“晓华。”杜辉一手捉住钟晓华说，“你这样一哭更加重我的伤痛。我枉读十年书，招来今天的天条大罪，我不能把罪归在你身上，故此叫你离开我。望你有好日子过。”

“辉哥，我爱你，爱你的人品，爱你的学问。你又无父无母，我很心痛。你是天涯海角也难找的好人，海枯石烂我也爱你。”钟晓华说。

“晓华，你年轻，又那么漂亮，嫁给贫下中农的子弟才有前途。”杜辉说。

“辉哥，我死也不嫁给那些人，我就是看中了你。”钟晓华说。

“晓华，我不想有后代，怕后代永远背着黑锅过活，永远不得翻身。请你另打炉灶。”杜辉说。

“辉哥，你的身体要紧，不要谈那些。在此只有我俩人，我把你的身体洗干净。”钟晓华扶住杜辉说。

“不不不，你是一个女孩子，我怎能让你给我冲凉呀！”杜辉难为情地说。

“辉哥，我的爸爸在死之前都是我给他冲凉穿衣，你已动弹不得，和我父亲都是一个样。你我俩人，还有什么难为情的事啊，洗个澡，身体才清松，我给你冲凉去。”钟晓华扶住杜辉就走。

杜辉看着钟晓华，欲坐下去。

钟晓华紧紧把杜辉抱住。

杜辉被拳打脚踢，肉体摧残，也没掉一滴泪。现在他望着钟晓华，热泪盈眶。在钟晓华的劝说下，双脚慢慢移向冲凉房里，目呆呆地望着晓华。

“晓华，我还是不冲的为好。”杜辉说。

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还有什么难看的。洗个澡，轻轻松松的，伤痛才能减轻。身体为重，辉哥，脱衣服吧。”钟晓华说罢便去解杜辉的衣扣。

“晓华，我来我来。”杜辉争着说。

杜辉用力过猛，坐倒在地，一阵疼痛，晕迷过去。

“辉哥辉哥。”钟晓华抱住杜辉哭叫着。

“晓华，我不洗了。”杜辉昏沉沉地说。

钟晓华左手托住杜辉的颈项，右手解开他的衣裤。杜辉裸露着结实的身體，晓华全身贴住他，感觉甜蜜蜜的。她用温水给杜辉抹身，从头先到脚，杜辉顿觉全身松软，昏迷迷地把眼睛瞥过一边去，紧闭双目。

杜辉洗了个舒服澡，浑身松弛，伤痛顿觉全消，眼睁一看，见晓华扶住自己，目光惊慌失措地躲闪。头垂下，双手不自觉的盖住下部。

“辉哥，我们不是光明正大的吗？何必这么惊慌，我给你穿衣着

裤。”钟晓华说。

“晓华，不必了不必了，我来我来。”杜辉争着穿衣，手脚不知往哪摆。

杜辉把左裤脚穿上了右裤脚，净衣穿上了脏裤。

“辉哥，现在还有什么可羞的，不是我给你穿吧。”晓华拿着干净衣裤说。

杜辉扶住钟晓华的双肩，他在钟晓华细心打扮下，又恢复成一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了。钟晓华把杜辉扶出冲凉房，又把他扶上床，轻轻地安顿他睡下。

“晓华，今晚没有你，我定见了阎王爷，多谢你的关照。天快亮了，你回去好好休息吧，”杜辉感激地说。

“辉哥，三更半夜的，狗又叫起来了，我怕。”你忍心我落入人民兵的手里吗？钟晓华听着门外的狗叫声，钻进杜辉的被窝里说。

“晓华，你还是离开我这里好，否则我们会招来更大的横祸。你听，脚步声又响起来了！”杜辉慌慌张张着。

“辉哥，你忍心我去死吗？”钟晓华流着泪说。

“不不不，我宁可自己去死，也不能让晓华妹给人糟蹋。”杜辉轻轻地抚摩着钟晓华的脸颊说。

“这才是我的好辉哥呀！”钟晓华紧贴着杜辉激动地说。

杜辉经过蔡大嫂细心疗伤，又经钟晓华洗了个舒服澡，得到晓华少女体温的感应，伤痛烟消云散。你温我抚，杜辉的欲性勃发，恨不得把身旁这个如花似玉的少女胴体吞进肚里去。

杜辉又一想：她是个黄花闺女，我是个右派分子，决不能玷污她的玉体。杜辉想罢浑身如同触电，双手紧紧地抱住胸口战悸。

“辉哥，你怎么啦？”钟晓华把杜辉的双手抓住贴着自己的胸乳说。

“晓华，晓华，我怕。”杜辉吃力地往墙壁靠去。

“辉哥，我的身子是属于你的了。”钟晓华昏迷迷地说。

美女难怪少年郎。杜辉年方二十五，正是石山能穿，铁板能破的

年头，他在钟晓华如痴如醉的摩擦下，渐渐地走进了云山雾海。

(三)

自从那个销魂之夜后，杜辉恍恍惚惚地过日子。他见了钟晓华便远远地避开了。

想不到事情发生了，钟晓华的肚子慢慢鼓起。脸容渐渐憔悴。杜辉吃不香睡不着，六尺男子汉萎缩了半截似的，恨自己那夜不谨慎，恨妈妈生了自己是男的，否则不会玷污晓华。

“晓华啊，你豆蔻年华，你的前途无限，我是个有罪的人，玷污了你那如花似玉的娇体，我有罪，我罪上加罪，我该死，我该千刀万剐，死了入九泉也洗不净啊！”杜辉双拳击着自己的脑袋恨恨地说。

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钟晓华被进村工作队队长李宏亮拉进大队部去审讯。

队员格玉昆坐在桌旁作记录。

“钟晓华，你是什么人？敢未婚先孕！”李宏亮道。

“你已经知道了，还来问我。”钟晓华抱住胀鼓鼓的肚子冷冰冰地说。“看你年纪轻轻，却那淫荡，把这个地主妹捆起来！”李宏这厉声道。

门外的民兵邱强听了，拿着绳子走进来，把钟晓华的双手背靠着就捆。

“邱强，慢着，让她好好交代吧。”张玉昆说，

“丢哪妈，你这个地主妹，未婚先奸，你肚里这个臭崽子是谁的？”邱强把钟晓华一推说。

钟晓华被邱强推倒在地，她抱住绞痛的肚子凄咽着。

“钟晓华，你年纪轻轻的何苦呀，说出你与谁搞上关系就算了，起来吧。”张玉昆说。

“她不说，我号召民兵把她斗垮斗臭！再踏上一脚。”邱强吼道。

“邱强，我们要的是阶级斗争的材料，请你出去。”李宏亮说。

“啐”的一声，邱强狠狠地往钟晓华的脸上吐去一口唾沫，警警眼才慢慢地离去。

“钟晓华，纸是包不住火，你与右派分子杜辉拉拉扯扯的，肚里的东西是他的，是不是？说！李宏亮说。

钟晓华一听杜辉的名字浑身颤栗：心上人呀！你的好日子不长罗，今后我怎么过啊！她再一想，为了保住杜辉的性命，宁可自己把性命舍上。

钟晓华强忍着痛楚站起来说：“你这个狗队长，你在那一夜偷偷摸摸的进我的屋子里奸污了我，我肚里的东西是你的，天呀！我要向全体村民诉说去。”钟晓华说罢便往外跑。

“臭婊子，你敢来坑害我堂堂一个工作队长。”李宏亮举起铁板似的巴掌往钟晓华的脸上打去，“啪啪”几声，钟晓华这个弱女子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“来人，把这个臭婊子拖出去！再把大右派分子杜辉拉上来！”李宏亮怒吼着。

邱强一听，领着两个民兵走进来，七手八脚把钟晓华捆住拖出去。不一会，邱强又把杜辉押了进来。

杜辉被关了几天，胡须蓬乱，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，行路颠三倒四。

“杜辉，你这个右派分子回来干了多少坏事？”李宏亮凶狠道

“我没好好劳动改造，我没有听党的话，我不服管制，我有罪我有罪。我该死我该死，我罪该万死。杜辉的头像呆鸡啄食，恨不得把头埋进九层地狱去

刚给民兵拉下去的是你什么人？”李宏亮踏进一步说。

“她是村中的地主妹。”杜辉答道。

“蛇鼠一窝，你想变天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你在什么时候与钟晓华这个地主妹搞上的？”李宏亮再进一步说。

“不不不，我从来没与她搞上。”杜辉慌张地后退着说。“还不老

实？”李宏亮一脚踢去说。

杜辉顿觉天旋地转，扑倒在墙角下，额角破了个洞，血流如注。

“邱强同志，你马上把村中央那棵榕树上吊着的铜锣敲响，召集革命群众批斗杜辉这个右派分子。给我把他拉出去批斗。”李宏亮咆哮着，“他不交代，叫他灭亡！”

两个民兵挟住杜辉像拖头死猪似地往外走去。

斗争会场设在村边的大榕树下。“当当当！”邱强敲响挂在榕树上的大铜锣，震得山摇地动。

不一会，全村的社员聚拢上来。杜辉被押在场上，蓬头垢面，胸膛吊着一个大木牌，上面写着“打倒右派分子杜辉”，名字上划上大红叉。邱强一声怒吼，七八个民兵跃上会场，你一拳我一脚，把杜辉打翻在地。

拳头林立，“打倒右派分子杜辉”的口号声震天动地。

杜辉被斗争后，民兵又把他押进一个黑屋里。杜辉浑身青一块紫一块，骨散架一样，瘫在潮湿的地上，一动便撕裂心肺，晕迷过去，口里只叫着“水水水。”

蔡大嫂瞄准了看管的民兵去厕所，她偷偷的塞进一壶水和两条熟番薯。杜辉得了水喝，又吃了熟番薯，浑身有了力气。他扒着窗口望着外面。天呀！这不是我生存的世界；地啊！这没有我立足的地方，我活着等死，生如此惨痛，不如就此撞死完事。他想着把脑袋往墙壁碰去，顿时晕倒在地。良久，杜辉醒来，手摸额上再一看，血淋淋的。我要死我要死，留下这条肉体只能给人推残，还是死了的好。便又想不出死的好办法。他望着村外的公路，半天才开过一部汽车。车底才是个好去处。他乘民兵不防备便越窗逃跑，出了黑牢直往公路飞奔。

邱强发现杜辉越窗逃跑，鸣枪警告。杜辉听了枪声，他跑得更快。公路那边开来一部大卡车，杜辉伏在公路旁，看见汽车呜呜地开来，起身往车头扑去。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杜辉血肉横飞了。汽车急刹住，只见杜辉半条肉腿横在路中央。司机坐在驾驶室时里直打寒颤。

“来人呀来人呀！叫声不绝。

杜辉死了，钟晓华成了个疯婆子，她天天腆着个大肚子在山野游荡。寒天雪地，身无蔽衣，大雨滂沱，像个落汤鸡。一天，钟晓华疯疯癫癫地走着，“哇”的一声倒在地上，就在见雨中产下一个白胖胖的女婴。

雨后天晴，刚好张玉昆去公社汇报工作路过，他听见婴儿哭叫声，急步上前一看，见钟晓华横卧在水泊里，女婴仰天哭叫。

张玉昆左看右看，弯腰抱起婴儿贴在心胸。看看钟晓华没气了，他抱着女婴就跑。

张玉昆是个外地人，往哪去？自己又是工作队员，钟晓华是个地主妹，革命干部怎能与她混在一起？看着白胖胖的女婴又呆住了。

突然想起蔡大嫂，她是村中唯一的寡妇，身边只有一个四岁的儿子钟百明。蔡大嫂对人善良又体贴，婴儿没有罪，交她护养去。

张玉昆偷偷把女婴抱进蔡大嫂的家，他把婴儿的来历细说一遍，蔡大嫂一听二话没说忙着给女婴洗擦解脐。

张玉昆对着蔡大嫂交代后，悄悄地离去。

(四)

张玉昆抱回杜辉与钟晓华的骨肉的事传开了。

李宏亮听了火冒三丈，为了纯洁革命的队伍，要把张玉昆开除出队。

李宏亮为显示自己的革命坚定性，召集全体工作队员批判张玉昆。

批判会开始了，李宏亮像蹲门神像似地坐在台前。

张玉昆站在批斗场中。

“张玉昆，你进村来做了多少对不起贫下中农的坏事？”李宏亮凶狠道。

“我一切听从你的指挥，写材料，作记录，按你的指示向上级汇报工作，夜夜工作到三更。”张玉昆说。

“屁话，你的阶级斗争观念哪里去？你屁股坐在阶级敌人的板凳上，你不要再诡辩。”邱强斥责道。

“我吃饭工作睡觉，一切为群众着想。”张玉昆说。

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阶级斗争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我说还不够，还要加上时时刻刻讲。你张玉昆作为一个工作队员，却与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分子共穿一条裤，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？”李宏亮大声道。

“婴儿也有罪？她长得白胖胖的，我不舍得她死掉，抱回来给蔡大嫂抚养，她爸爸妈妈的罪怎能加在她的身上呢？她也是人，我看她可怜。李队长，如果我有罪，我愿辞职回家务农。”张玉昆说。

“张玉昆，你想那么便宜就离去？同志们，我们这个阶级阵线能给蛀虫侵蚀吗？”李宏亮高声吼道。

“不能，我们要把张玉昆这个阶级败类批透！”另一个队员站出对张玉昆进行批判了。有的队员愤恨地去拉扯张玉昆的短发，有的把张玉昆推倒在地上。

你一言我一语，工作队员们把张玉昆说得一无是处。

“为了纯洁我们的革命队伍，我代表工作队把张玉昆这个败类开除队！马上做材料呈送上级机关批示。散会。”李宏亮说。

张玉昆是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。组织部接到进村工作队送来的材料，认为张玉昆阶级斗争观念模糊，革命立场不坚定，立即开除出队，遣送回家劳动。

张玉昆进驻三合村搞运动了一年了，这里的山秀丽，这里的人情深，心里只觉得这些都被什么搞得晕晕乱乱，理也理不清，拨也拨不净。他接到开除遣送书后，在村中徘徊着，望着这青山绿水流泪。

张玉昆离三合村前，特意去了八里外的市场为女婴做了两套新衣送给蔡大嫂。他看着女婴右耳上一颗赤红的小痣，不禁用手去抚摸。

“张同志，你想把女婴抱上吗？”蔡大嫂流着泪说。

“蔡大嫂，你是世上难找的好女人，我想在离开之前给女婴起个名字，女婴生不逢时，我想给她起个美名。”张玉昆说。

“张同志，你给婴儿起什么名字？”蔡大嫂问道。

“她爸爸姓杜名辉，她妈妈又长得那么玲珑可爱，她右耳上的痣好像一棵晶莹的玉坠，我要给她起个名字叫杜红莲，以慰她在九泉下的爸爸妈妈。”张玉昆说。

“好好，好，有知识的人起的名字也是美的，我们就叫她杜红莲。”蔡大嫂高兴地说，“我死也要把杜红莲养大，张同志，请你放心的回家去吧。”

(五)

张玉昆走了。

杜红莲长得像爸爸，又像妈妈，蔡大嫂把她打扮得如花似玉。她越长越可爱，在钟百明的面前哥哥前哥哥后的，钟百明对她爱如亲生妹妹，在山上摘到一颗野果也要带回家里给她吃。村上谁家的孩子欺侮杜红莲，钟百明就与那个孩子拼个死活。他俩脚不离跟，同出同入，村里人说他俩是天生的一对美人儿，羡煞了方圆八里的少男靓女。

十八岁那年，杜红莲长得如芙蓉出水，羞花闭月。蔡大嫂见杜红莲与儿子牵手搭脚，偷偷拥抱。她老人家笑在脸上喜在心里。

秋天来临，晨风甜徐徐地吹送着。收获后的田野还飘着稻香。男的忙着犁田，女的上山砍柴烧。蔡大嫂领着俩小进城去做新衣。

“妈，今天你为什么特别高兴？”杜红莲问道。

“你们都长大了，做妈妈的为何不高兴啊！”蔡大嫂望着青山绿水说。

进了城。城里初开放，百业待兴，农贸市场附近，鸡鹅狗鸭鲜菜